# 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四十五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十一

義士

嗚呼學校王政之本也學校盛而人材出天下可長治矣有明學校比隆漢宋其養士也抑又過之故名卿碩士往往出其中然其季也植黨營私以敗國亡家者亦皆學校者出也豈盛於前而衰於後乎非也世道否小人進君子伏故南都之亡伏節死義者縉紳中不多見而閭巷之士乃捐軀而不顧嗚呼身為儒生無官守之責君臣之分未定也而慷慨以殉彼獨何心哉不負我學而已矣有國家者可不重士乎作

義士傳

盧涇材等　　高孝纘

王士琇

史可法之開府揚州也首設禮賢館以招士其後同可法死者十九人其可紀者長洲盧涇材字渭生崑山歸詔字爾德嘉定張遜字凝之桐城胡如甡如瑾山陽何臨皆禮賢館士也涇材於可法出鎮時率太學諸生上疏言宋出李綱於外二帝終至北轅可法不宜出人以為有陳東之風及大兵圍城堅守鈔關投河死詔守南門死遜徵餉還城將陷入北門被殺如甡以下皆戰死

高孝纘王士琇皆江都諸生也城破孝纘衣藍衫書其上曰

首陽之志睢陽之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從容至學宮自縊於先師座前士琇閉門設莊烈帝神主於堂與其弟同死

吳可箕　　潘履素

黃金璽

大兵入南都新安吳可箕字豹生才讀書太學約同學生上書豫王申繼絕之義無有應者乃感憤流涕置酒別親知縊於雞鳴山題詩布袍曰寒遇逃君臣臨危欲保身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江右詩人潘履素時在城先一日自刎有武舉黃金璽者字士彩江陰人性豪任俠

大兵至將集士人守禦鄰里尼之金璽捫膺大哭焚書告天地臨縊大署於壁曰大明武舉黃某一死以愧為人臣懷二

心者嗚呼我不知其時錢謙益趙之龍亦皆見之否也

韓默　饒餘

張秉純　趙景麟

徐爾穀　鄧雲程

吳古懷

韓默字又適臨汾人父賈於揚因家焉默補博士弟子員甚有名又善書史可法知其才延至軍門欲官之辭不可城破語其妻蕭氏曰吾受知史閣部不可不死義若等自為計易巾服投井死妻謂子彥超曰汝長子當隨父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蕭結繯於梁命長女先縊視其絕挽幼子乳之既已投老嫗辛氏頓首曰韓氏惟此一塊肉如不存韓氏之鬼餒

矣善存之汝義也我夫婦死不恨老嫗號泣負兒去蕭氏乃縊嫗抱兒晝伏積尸下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勿啼夜至江灘馬家莊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浚井出點尸面如生家人伏尸哭左鼻忽出血人咸異之指驗焉

諸生饒餘字吉人生平孝友家貧親死葬盡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京師破憤不欲生至是竟自縊他若汪應坤于餘王廷佩廷璉呂蒙齊金飈邵伯張映發劉應遠皆諸生之抗節死者然僅留姓名而已

張東純字不二舍含山人為諸生甚有名常曰士所自立者忠孝耳才華其末也乙酉江南亡慟哭不食友人遺書勸之

秉純報曰髮膚受之父母不全歸則不孝巾服太祖制也不遵守則不忠忠孝既虧何顏視息人世哉且吾非為名也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如以為無益則古來國破君亡忠臣義士往往碎首捐軀豈必有濟於事哉延至五十四日乃瞑踰月妻劉氏亦以哭其夫死

趙景麟字天生鄞縣人也為人誠慤貧不忘取予恆閉戶讀書人罕見之丙戌六月江東不守景麟謂其家人曰吾平生無不了事惟貸某友金彼以吾貧不責償也然吾負之獨不愧於心乎茫茫泉路抱此愧心事不可乃質田持金還友人友人曰子貧且無庸卻不受景麟曰子視吾豈負人者即不負而空受子惠終身不報我何以瞑遂別襴衫方巾往文廟

慟哭懷歷試草不自沈於江江深湍急救者莫及越日浮尸
氣已絕而目尚瞬鄉人聚觀不知姓名也友人非昔頗訝其
語持金往訪之道江灘見其尸大號曰此吾友趙天生也因
述還金事途人皆泣急往報其家舁之歸或曰吁我昨日見
冠服而哭文廟者是也是以義而死國矣撫之而瞑
逸史曰許琰王毓耆皆以諸生殉國琰贈蔭賜祠毓耆以名
高人爭談其事而趙生無聞焉則以生長窮巷無交遊之助
也然其死義則一也
徐爾穀字似之吏部尚書石麒兄子也石麒無子撫焉嗣幼
端凝喜談忠孝尚書之殉義也家人倉卒藏櫝中城既屠人
迹斷絕越二十五日爾穀號哭入城求父尸顏色猶未敗舁

至揚林村含殮之甫畢兵大至衆潰散爾穀守棺不去兵士露刃睨之爾穀抗聲曰我父在此我豈爾避父為忠臣我為孝子我何畏死耶主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隆武聞石麒死節遣使授爾穀太僕少卿及吳勝兆獄詞連爾穀與嘉善錢旃松江夏完淳同被逮死於金陵爾穀之在獄也以書與其繼室孫氏訣孫氏得書微笑侍婢曰郎得歸耶孫氏曰非也徐郎去時我已辦一死冀其歸故忍須臾今既來訣則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啟戶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尸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旃妻徐氏亦自沈完淳旃壻也其夏允彝傳

逸史曰嗚呼徐氏忠孝節烈萃於一門豈不偉哉嘉興古秀

州田土饒沃江山明麗重以三百年之德澤嗚呼豈一日之積哉徐氏為不負此土矣

鄧雲程字扶風黃岡諸生性戇直膽力過人當明之季流賊披猖而廷臣交爭門户憤技貪黷將帥巽懦畏縮郡縣長吏望賊奔竄雲程時撫膺流涕曰至此乎聞朝貴穢行則榜之通衢曰今禍敗至是非若曹行事所致耶或尼之曰君必賈禍雲程曰彼方尋恩仇於儕輩奚暇及我且我榜非金珠也彼必不攫取由是以狂名及賊將逼黃州遊騎至外郭守令懼甚召與計事雲程曰賊蔓延天下十餘年矣公等平日備禦云何今乃欲張空拳扞強寇誰復應者惟不肖此軀在愿為國家馳驅不敢愛死惟公命守令壯其語然四顧無兵也

雲程慨然脫儒衣冠被甲戴兜鍪持鐵鐧重四十觔獨身縋城出覘賊馳城四遊三晝夜賊諜者見之語賊曰城中有勇士持大鐵鐧前來瞯我得無設伏以誘賊咋舌去雲程既不得一當賊而當時亦無真知其才引之軍旅間者愈憤悶悲叱及聞京師陷烈皇帝凶信比望號踊嘔血數升遂棄家狂走荒郊慟哭竟死於洛南之橫谿

逸史曰懷宗求賢若渴而材勇若雲程者欲身一試卒不可得既挺身出扞賊賊聞名且遁有司猶未之薦剡也嗚呼豈不足膺蔽賢之罪哉然雲程閭巷一儒生非有民社之責而惓懷君國侘傺以死使其得位則節烈必不在諸君子之後矣乃至今無道其姓氏者余故亟表之

吳古懷字弗如高淯人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師事同里邢孟貞晨興手一編至子夜弗輟父母禁之乃居僧舍下帷嘿誦主僧窺之笑曰居士盜書讀耶居數年學大成補邑庠生見天下將亂曰士不可不知兵乃習孫吳兵法著將論兵論數篇既而曰此陳言也施之今謬矣且夫不食習地形而談兵者兵家所忌也目不覩山川險要而稱引屯戍習陳圖一旦用之能無敗乃公事哉乃以百金市一騾屏僕從襆被出游日馳三百里遍歷三關及甘肅固原寧夏延綏宣大薊遼諸鎮躋巖阜跨高障歷視阨塞遇老校與退卒輒貰酒與席地坐飲詢其險阻要領及寇所常出沒之處道邊屯虛實軍伍整弛凡六年然後歸歎曰地形盡在吾目矣顧用險何如

耳若邊險圖說萬餘言曰使我得晉兵萬里持此可報天子矣當是時社會盛興古懷於與蕪湖沈士柱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梅朗三等皆稱莫逆交南都防亂揭古懷與焉阮大鋮恨之刺骨南渡大鋮得志將以鈎黨罝獄盡殺諸名士壽民士柱等遠竄古懷迎士柱妻子歸家人善撫之而脫身入粵會江南不守歸遂棄儒服托迹甚與自號三湖散人時時走山巔水涘慟哭獨語人問之瞠目不答及聞粵亡歎曰吾尚可食人世粟耶抽刀自刺血淋漓灑地諸子持之傅以藥而甦防守數月卒自縊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也子越彥字季舒有儁才守父志亦終身不應舉

逸史曰吳生豈不誠奇士哉當是時擁節鉞樹麾纛擅軍旅

之任者率恇怯無能口不談戰陳問以輿圖關塞茫如也故以戰則衂以守則潰馴致寇敗縱橫中原陸沈而吳生以儒生馳驅九邊口手指口畫使當時士大夫盡能若是豈有坐而敗亡者哉然吳生卒不得一試其技此國家之不幸非獨為一士嘅也迨夫滄桑旣變而睠懷故國刎身以殉則又與東齊爭烈矣

顧所受　王贊明

蘇州之破諸生顧所受死焉所受字性之長洲人幼穎異為邑令江盈科所賞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從管志道講學善交遊有盛名然性嚴重以禮義自守學者憚之稱為東湖先生先是甲申長洲諸生許琰聞變號歎曰語其二子曰汝事

叔父如事我無缺孝敬又語其妻曰謹訓二子毋隳先業乃走福清觀題詩自縊道士見而解之送還家翊日復自投胥江值潞王舟過捉出問曰若有冤乎對曰否也國亡誼當殉國潞王驚問其姓名為之出涕贈以金不受乃送至家絕粒五日而死所受聞者哭曰吾乃不能與君同死愧君多矣為之作傳及南京不守郡縣望風瓦解有議城守者衆輒毀其室所受方與其子講學憮然曰人心至此乎此皆不學故也不學則義理不明悖棄君父而不恤已矣我以一死存大義耳賦詩曰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死忠使魂棄濁渠遂往學宮自縊為學役所覺赴泮池死吳人謂之學校雙忠琰字玉重南都贈五經博士

邳州太學生王贊明字台輔奇士也莊烈帝復用爸人台輔章萬言書入京欲上而都城陷痛哭南還江南立國御史王燮東平伯劉澤清高會睢寧樂作台輔慚衰直入慷慨語曰海内板蕩此公等嘗膽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樂憂乎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宏光亡台輔泣然流涕曰我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未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深衣幅巾大呼烈皇北向再拜自縊於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痛哭是時有僧過之持麻鞭指台輔曰此尋常事也烏用是炫於人乎後數日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縊死有麻鞭在側

祝淵　　　王毓耆

潘集　周卜年

傳曰炯　朱瑋

倪文徵　謝泰璘

劉宗周以講學倡東南弟子從之者數百人而與之殉義者首得祝淵王毓蓍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少有志操敦行義癸酉舉於鄉自以年少裹糧登山顛僧舍讀書三年學大進十五年冬會試入都會都御史劉宗周方削籍淵抗疏曰憲臣戇直性成忠孝天授受祿以來疏食不繼清剛之節天下信之今四方多難百吏貪墨欲振風紀孰過宗周宗周以狂戇而斥繼之者必洪惢宗周以褊執而斥繼之者必便捷洪惢便捷之夫何所不為將何以肅吏治拯民生哉伏乞收還成

命帝得疏不懌命禮部察議然淵未嘗識宗周也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之為是舉也無所為而為之乎抑猶動於名心也淵爽然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恆恥不得列門下遂執贄為弟子明年隨宗周歸學山陰已而部議有詔逮治令詰主使者淵曰男兒死耳肯受人指使哉諸進士具疏救得出獄未幾都城陷南歸詣南京刑部請竟前事尚書諭止之馬士英亂政上書請誅奸輔通政屏不奏給事中陳子龍薦淵及貢生涂仲言為臺諫不聽仲言漳浦人前疏奏黃道周繫獄者也淵激烈慷慨自治刻勵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死難淵親為含殮扶其喪以歸有過則入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撾其明年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工人畢事還家設

祭將緇或曰子草莽臣可無死淵曰吾以上書為世指名名之所在則趨之害至則避之此市販智也吾不忍為遂死年三十五時宗周已絕粒二十日矣

王毓蓍字玄趾會稽諸生受業宗周之門然尚節氣於然諾時時放達博簺擊鞠與優人伎膝操琴箏嗚嗚而謳蕺山之門人咸側目謂非其徒毓蓍不顧也天啟者中鄉人有黨奄者勢甚燄毓蓍怒跳身而逐諸途其人語人曰某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非門非戶之秀才聞者笑之黃道周奉命祀宋六陵至會稽聞其名欲一見遇於鑑湖毓蓍方棹小舟與優童度曲亂葦間刺舟而去終不與見道周為之悵然乙酉夏大兵入杭州官吏迎降毓蓍作致命篇揭通衢上言宗周曰

愿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其友趙廣生過之毓蓍問曰子意若何廣生曰無有也不有淵明處士例乎毓蓍曰噫何言之易吾與若皆聲色中人久難自持不如速死之為得也乃招其素所與知者令伶人擕樂器至呈藝競讙酒酣而罷即持炬出門正衣冠自投柳橋下死時六月十二日也宗周臨終歎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王玄趾

潘集字子翔會稽人王毓蓍死為文祭之與友人痛飲約同死書於几上曰水清月白吾骨不黑袖石自沉渡東橋下其友負約集毋哭而詈之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聞變賦五歌見志揀所著詩文一卷詒友人不還投海死父迹之有遺文壓石底父哭曰兒死矣

得從王蓋諸君子後我何恨顧尸不可得父子情深傷如之
何詰朝復往怒濤裹尸而上冠履不失葬南村
傳曰烱諸暨諸生與其叔傳平公同師劉宗周國亡兩人相
謂曰吾輩義當死然俱有老母在白於母許死乃死耳平公
母不許曰烱母許之遂赴湄池死平公養其母終身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避亂梅里尖丙戌六月浙東兵潰衆皆
竄伏瑋痛哭不已書几曰此日而生歸全之謂何潛往深塘
沈死年二十四時同邑范吏疑是史字直亦負石投淵死
倪文徵字舜年山陰人為蒙師自給兼通醫術國亡市酒館
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衆諾之偕至叢墓命握坎自埋衆駭
欲散文徵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衆止之曰死義也然某某

大官俱不死汝小醫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有志幸成我一人曰然則可使土侵膚乎與之二缸以一埋坎中文徵趺坐其内以一覆而封之已聞内有扣聲衆發之笑曰一時有激固知其欲出也文徵曰不然我入時倉卒未審方位耳轉坐其内復命覆之密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踰三時始寂

謝泰臻字時禮定海人四川按察史渭之子也謝氏為定海豪宗泰臻與其兄泰階尤穎出少好學銳甚足不踰户閾者數年閒人聲輒以絮塞兩耳其勤如此為諸生不屑屑場屋之文知天下將亂則揣摩兵法時挾弓矢與村官健兒馳逐原野角勝負嘗著書一卷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吕事業不難

致也然秘不示人乙酉之亂諸潰師航海者所過璩突泰豫獨結其豪宗族賴以得完江東既亡入先師廟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時泰豫退耕於海濱之柴樓與流寓徐孚遠等相與慷慨悲歌放浪詩酒而豫泰獨憤鬱遇人瞪視不語忽忽如狂一日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容覓我以從我志遂去不知所之家人跡之則入天童山翦髮為頭陀趺坐灌莽中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卧冰上或裹其所著書挂於項登高崖絕巘讀之讀已則嗚嗚哭釆鳥啄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泰階以前死數月矣

逸史曰嗚呼昔魯連欲蹈東海而死說者尚疑其言太激孰

如千載下果有其人與夫國初亡而死猶曰義激也海字承平人皆從化而抱其志不少挫豈非堅强磊落人哉謝君行事絕類宋皇甫東生東生者四明人性豪蕩宋亡乘小舟挂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而死惜乎謝君所著書不傳是亦屈子之離騷也

嚴于鉽　劉孔和

嚴于鉽字公定號定菴杭州人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廷試授知縣見天下亂不謁選歸以詩酒自娛歲發出粟以拯鄉里大兵至杭州從總兵張嘉運起兵餘杭山中事敗被執推官某憐而舍之佯狂為頭陀作詩悲吟吟畢焚稿恐家忌及歲時祀先未嘗至家如是者五十年一夕忽至謂家人曰我且

死死當以明巾服殮寢疾數日而卒年七十九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大學士鴻訓子性豪邁賊陷京師破産結客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擒斬偽令拘于軍繼聞大兵破賊乃率衆南下亂兵河北以屬劉澤清澤清武人不知書既開藩强作韵語示坐客孔和慷慨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未聞北發一矢而沾沾言詩即工何益國事矧未必工耶澤清大恚推案起坐客皆震慴孔和不為動拂衣徐出澤清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南都聞其兵至遣使授副總兵官則孔和已死三日矣

項嘉謨字向彤秀水人性蕩儻不羈能詩喜遊嘗渡河出塞縱觀名勝尋入閩登武夷曹學佺方輯十二代詩選見其詩

受之亟錄入焉乙酉閏六月城破朿平生所著詩賦於懷投天星河死子翼安張從之嘉謨性豪侈中歲產落然食必市肉士林以紈袴目之不知其義烈能如此也

## 沈士柱

沈士柱字崑銅蕪湖諸生也父御史某善知人嘗收豫章名士黎元寬羅萬藻吳甘來甘來以忠顯士柱童子時性聰敏讀書十行俱下師事南昌萬茂先為詩古文詞諸老師宿儒不能過也與人交恂恂若不見所能酒後議論風發聽者忘倦懷宗時大臣交薦不就徵宏光立阮大鋮大興黨人獄士柱與周鑣為魁鑣被殺而士柱走良玉軍獲免南京陷破家結客座上言兵者日嘗數十人乙未以西通李定國牽連被

執尋脫歸丁酉復被執囚於南京者三年作故宮詞以見志
己亥鄭成功將冠攻金陵應士柱通海上乃殺之獄妻方氏
不食死妾汪氏鮑氏俱自縊死士柱獄中所著有土音集

魏耕

魏耕字雪竇慈谿人國變棄諸生服交豪俠士以起義敗亡
命江湖間妻子滿獄弗顧久之會解僑寓吳興別鮮山一烏山名
別山鮮晉沈禎沈聘避地處也所居有渡曰息賢遂以名其堂
與歸安錢纘曾為詩歌一時吳越士人翕然宗之又與張近
道朱士稚交善近道好黃老管商之術見詩人輒唾罵士稚
與耕論詩張亦罵然三人相得甚歡耕嘗上書鄭成功請乘
南風入京口己亥夏六月成功果以戰艦千艘入江南既而

師濆頃之耕復上書張煌言備陳金陵虛實請以舟師再舉有孔孟文者從成功至主耕給其資用孟文以纘曾饒富有所求弗饜於是以耕所言上煌言書告耕及纘曾被執俱死於獄妻子田宅沒官其友祁班孫亦坐戍瀋陽耕所著有息賢堂集纘曾字允武亦諸生其詩清婉綿麗悲涼頓挫有晞髮之風

## 楊太沖

新建諸生楊太沖字不盈在庠無所知名家貧賃屋以居甲申聞變方侯母疾夜私泣泣至不可忍母聞泣聲曰必爲言我不可起也問婦婦謝曰否問太沖太沖輒哽咽不能應已南都立帝少解顏曰有君矣母亦良愈始爲言國變母曰幾

令我疑死乙酉南都陷其母已死聞之即發狂出門行卜數十處或謬曰詑也則喜曰殆有之則哭呼奈何比歸出袖中卦紙言凶問賣者悉就燭燒之越數日葬母江外金聲桓入湖矣疑卜如初金已泊吳鎮鄰舍半走空或曰盍自卜之易太沖設筮得明夷之謙發書歎曰垂其翼矣君子安所行乎與其妻皆不食三日金師入城遂並縊於母之靈座前左右相向而死鼠街祭果陳於前卜者龔元初過之驚曰此楊不盈也始卜國變我數言告今負子負子矣為出資棺殮之瘞於德勝門外

逸史曰太沖未登朝者而悲哀如是乃真性忠義者也以視食人之祿而靦顏偷生者相去何如哉厥後江西再亂生民

殲焉則太沖猶良死也忠義何嘗無益悲夫

龐延會　　馮協甌

龐延曾字天錫南海人曾祖嵩曲靖知府以理學著聲延曾雅有經世志流寇蜂起遂棄章句周遊吳楚間久之返語人曰吾輩未知死所惟當見義弗避耳丙戌冬

大兵入廣州民皆雜髮延曾正衣冠坐騎執之以致諸帥帥以刃試之騎礪刃於項曰予我金延曾曰汝金不可得吾義不可失請就死幼子時倬在側年甫十四請代父死騎義之將解其縛延曾曰子代死孝也吾求死義也不可失吾義騎遂殺之時倬痛哭解衣覆父投井而死先是

大兵自閩趨廣旦夕且至時倬讀書塾中泣然涕下師問故

曰聞敵兵將至吾父性剛必不降順吾當殉之恐不能久受
師衆月師聞而異之既而果然事定家人得其屍於井上引
以出顏色如生
逸史曰時倬先幾智也代父仁也殉死勇也一舉而三善備
焉勿殤可也
馮協颸字悅廣南海諸生處兩階拜辭其父以死父曰當死
公卿大夫受恩深矣猶有所待書生今何為者曰彼等烏知
大義哭而入疾驅妻女入井而自懸於樹其母救之未殊旦
曰
大兵入室勸其父金帛不得殺之協颸慟哭曰吾終不死於
君寧不死於父乎卒縊而死同里監生周書聞之亦縊書字

棡甫副史高登之孫而舉人夢鯉之子也

楊履圓

楊履圓字來（一作米）民漳浦人貴州按察使楊聯芳之子十歲補書生不治博士業時走馬擊劍度曲徵歌自謂風流人豪甲申之變鄉有御史某者以事闞閭履圓率諸生懸旛抱鼓攻之其屋遂瀦丙戌秋閩關不戒與友洪思相持慟哭無何魯王至島由熊汝霖薦授兵科郎中辭不受上言官非臣志也臣今當以白屋明大義於天下而無所貪事成則殿下之功桑梓之福陰召募山中剋期應之葉陽宗琳者隆武間舉人也見履圓而流涕動言先王履圓北之時潛言於琳約舉事琳因細人謬為納結要金五百不遂夜袖書白於漳帥楊

佐履圖被執詰問之不為屈呼曰我不願為兩朝人耳佐曰若欲反耶對曰吾父老不能殺賊吾當任之非反也然則宋琳同若謀歟曰亂臣賊子安足與謀視琳在側若無覩也遂見殺年二十四其父抱其頭而哭之曰吾八十有四老臣旦暮入地幸見是子為死吾不恨聞者皆為出涕所著有菜子集庸史

饒宇柟　　温奇梧

周必顯

其間又有流離兵刃之中而獨全孝義抗死不違更可尚也

饒宇柟進賢諸生戊子八月奉其父兵部主事元琪避兵於鶴僊峯元琪被執將加刃宇柟從匿所急出請以身代父子

于並死溫奇梧廣州人乙酉賊攻城奉母及妹走高假中途相失奇梧至高假而母妹已他徙奇梧奔尋號泣衆止之曰滿城皆賊何處可尋奇梧曰我得見母死無恨卒遇賊見殺其同邑周必顯字宗人乙酉十二月賊攻城父母年老不能行必顯曰仲弟無嗣季弟有子而稚宜亟去我有二子當護持父母有頃賊至索金燔其背其母泣救受刃必顯執刃泣曰苟全我親我命奚恤賊勿聽碎腦決膽以死同邑諸生陳嘉容遇賊賊持刃向其母嘉容紿以金母得脫賊怒殺之

薛大觀

嗚呼粵中之亡倉皇走絕塞從亡諸臣外文武吏皆俯首迎附其間能抗節不辱者少矣況未食其祿者與況其能率妻

子從容以就義者歟夫南詔之壤漢唐所不賓今乃節義卓卓者如是高皇帝詩書道德之化洋溢蠻貊矣即一人豈為少歟次其傳如左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為人尚義節重然諾取予不苟與子之瀚並以諸生有聲孫可望據雲南用其私人任僎為吏部禮部尚書干進者如市李定國以門客金維新掌銓政亦如之獨大觀父子夷然不屑城北有龍泉觀下臨黑龍潭大觀移家居焉及駕幸緬甸士大夫多從之大觀歎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願君臣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矣願之瀚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奉母以免之瀚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嗟母在可無養耶其母在旁顧之

瀚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乎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黑龍潭死次日諸尸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也其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逸史曰余於春日敘次死義諸君子未畢卷而輟及冬月乃足成之忽陰風怒號飛霰將集慘慘然有鬼嘯發啼聲余瞿然啟戶視之則澄月如水也嗚呼其諸君子之靈耶然則諸君子固赫赫如在也

南疆逸史卷四十五

#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 列傳第四十二

烏程溫睿臨譔

### 義士

自古帝王之興改制度易服色民相與安之也及趙武靈王變服則父兄羣臣相諍於朝王至反覆辯論而已甚矣三代之禮樂入人深也勝國宗社既屋下令薙髮遂有違制以死者其可哀也錄其可知者其姓氏存而邑里行事不見者姑闕之

王若之　文震亨

文秉　殷獻臣

徐渙　項志寧

陳宗道　張起尘

王若之臨淅人恭科進士歷官淮安參議制下不從强之曰留此見先帝耳戮於市

長洲文震亨字啟美大學士文肅公從弟也崇禎中官中書舍人善鼓琴與太常寺丞雲陽楊懷玉會稽尹爾珍同入供奉南都破後寓居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言曰我保一髮下覲祖宗兒曹無墮先志文肅子秉字應符隱山中有証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辯徐曰不求辱我父願就死臨刑賦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為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妻周氏順昌之

女亦殉其旁同縣諸生殷獻臣避兵荻溪城陷家人有雜髮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

徐澳字瞻淇常熟諸生制下澳甚窮鄉聞江陰師潰自知不免賦詩云不欲立名垂異代但求完節報先朝舍生取義非難事今日同心何寂寥閉户自縊同庠項志寧方食餅聞令墮餅於地絕吭而死

陳宗道字夷甫吳江人挈徙包山聞北都變入淮以策干當事不用遂歸漕撫路振飛流寓洞庭宗道讓之曰此非公等偷閒時也制初下途遇剃髮者直前罵之為其黨所殺有醫士張起生見人皆奉制號慟而死

張文龍　　嚴紹英

歐敬竹　石士鳳

張龍文字長霖常州諸生剃下龍文避於鄉降將劉良佐屠掠村落見而執之龍文面數其罪為所殺既而悔曰吾枉殺一烈士具衣冠葬焉無錫諸生嚴紹英字與揚乙酉夏大兵至城無居人後家人入室則紹英縊矣視其遺筆不欲剃髮也

歐敬竹石士鳳皆武進市人也敬竹貧無生產浮寓城南為人修傘得百錢即獨飲市中醉則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大兵入境令下薙髮敬竹招隣人與飲之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其妻從旁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此而翁所以欲死也覓亂户自縊死士鳳字仲翔略

識字無妻子有一僕聞敬竹死歎曰彼之哉先是武進有忠義祠祀宋錢訔陳炤王安節以下十三人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節者士鳳自剪紙為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諸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歸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語其僕曰吾曾以三金寄鄰之鬻棺者我死汝以收吾骨令治酒餚邀鄰人痛飲竟日迨夜潛出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僕號哭於市曰主人死矣市人共往得其尸池畔殮焉嗚呼宋之亡也訔等城守力盡卒皆不屈而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而明亡死者乃僅歐石兩市人兩人又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悲夫

馬嘉　　方國煥

馬嘉字六禮祁門人壬午舉於鄉

大兵至境縊死於先祠題詩云今日衣裳從此裂好存吾髮見先君有羅田人方國焕者字孔丈寓歙縣讀書兼習醫卜聞制下為其孫娶婦而後自縊曰衰年難雜髮留以見雙親

馬純仁　楊維嶽

許德溥

馬純仁字朴公六合諸生也乙酉六月純仁與同學江淮約同死闕北繆祠已而淮不至純仁作銘題於橋柱袖石投水死其後淮登第為湖廣知縣謁城隍廟儼若純仁坐殿上遂嘔血死

楊維嶽字五嶽巢縣人也好讀書敦然自守以正當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富民有犯法守教維嶽為請可得金維

嶽謂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無罪受其金不祥使當罪奈何以維嶽故撓公法守益敬重之史可法巡撫淮陽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徒步詣轅門可法一見奇之時可法以府庫虛耗軍資竭檄諭天下捐資救國維嶽奉檄泣曰國事如此何以家為即毀家以為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及聞京師陷北向號痛宏光立條列時務十三事未一歲南都復潰可法死揚州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為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攜粥食揮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

大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盍避之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平生讀書何

事今得死所矣何泣焉作不髡永訣之詞不食七日衣冠拜
先祠入室遂卒年五十六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吏部員外郎直族子也意氣不倫矜
尚節義聞賊陷京師痛哭數日廢食俱廢後聞南都陷亦如
之每獨居輒哭食必置崇禎錢於案上祭而後食雖髮令至
不從一日刺四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八字於臂曰生為
明人死為明鬼有發其事者執見縣令不跪叱之曰若一布
衣未嘗食祿刺此何為答曰曾讀數行書不忍忘故國月執
送廵江御史亦不屈御史命逮其父乃跪曰吾為父屈耳御
史義之免其父以德溥名聞臨刑亦直立不跪曰今日得見
先帝吾事畢矣既死於衣帶中得詩曰非痴非醉亦非狂因

志君親字兩行一死甘心酬故主謂忠謂叛任雌黄

葉天章　鄒之奇

鄒欽尭　朱君正

葉天章一名尚高永嘉人佯狂不從令賦詩曰安得蜉蝣易生死猶存楚楚好衣裳上丁祭文廟天章入慟哭為文以祭其略曰嗚呼宗祊猶在兮恨離離之彼黍髮膚致毀兮悲蓼蓼之匪莪祼將堂上兮莫非先朝之彥奔走廡下兮又非誰非聖人之徒嗚呼藐藐余躬兮自分為能識君臣之螻蟻悠悠　思兮圖復作不知春秋之蟪蛄　太守見其文執而笞之下獄五月五日為絶命詩曰待斟蒲酒以先醉未浴蘭湯骨已香飲毒卒其同邑諸生鄒之琦與瑞安諸生鄒欽尭

皆素以名節自許制下之琦曰嗟乎孝經言之矣聖有名訓
今可弭耶遂赴水欽堯亦沈於甌江
朱君正字子性浦江諸生壬午東陽許都反其偽官吳登至
浦城欲謁孔廟君正曰吾先聖禮義堂肯容賊入耶挾匕首
將往刺之登聞不敢入金華破制下士大夫有遠遁深山者
歎曰死則死耳何遁為夜入明倫堂自縊

曾和應　劉泰兆

李應開　魏殷臣

胡從治　李逢月

王拳石　陳一湛

盛名世

曾和應字鳳山臨川諸生廣東按察使棣之子吏部郎亨應之弟亨應起兵死和應奉父入朝閩丙戌閩敗之肇慶是冬肇慶復潰令下和應曰吾死矣髮不可毀毀之何以見先兄於地下乎遂整衣冠拜別其父投井死

劉泰兆字方公李應開字翔卿魏殷臣字六若皆閩都人也北都之變泰兆痛哭賣衣為資刊討賊檄文遍謁當事請復仇卒無所合乃徙居釣峯丙戌降兵過其地鄉人盡走泰兆獨衰冠大袖當戶而立兵叱曰汝何人曰吾大明庠生也曰何不薙髮泰兆曰此汝輩事可及我耶遂攢刃殺之應開亦棄儒服結客士之落拓不得志者多歸之於是得挾聲鎮將知其狀辛卯掩捕繫縣獄召所知告曰李生未嘗抗兵速薙

髮即貸死所知以告應開慨然曰諸君愛吾誠厚吾非不自愛人生只暮等死耳顧宛轉求生他日不自立死碌碌中悔晚矣數日定識應開踞地坐鎮將呵曰汝何為作賊應開曰未也鎮將曰非賊何遽剃應開曰汝賊耳反嗔我耶鎮將大怒立牽出殺之殷臣於城之被兵也獨不肯出及城破錄尸者見其髮如故

胡從治字貞之南昌人故御史　孫以歲貢授永寧學訓導丙戌楚將張先璧師駐永寧重其才委署縣事戢兵轉餉軍民便之張退從治歸南昌戊子
大兵掠謝埠從治猝於遇騎見其偉衣冠前索金無以應騎怒從治亦大罵瀕行至己門投沼中死子大年在永寧從蕊

總兵守禦被執亦不屈死

李逢月字凌虛雩都舉人贛陷後保髮入山廵按董學成逼之見不肯數曰吾何以生為扼吭死貴溪人王光寵字起議令下不從為營將胡聲亮所執謂第去髮可赦用光寵指曰不能守此不足明志傷額死

龍泉武舉王拳石遇大兵為所獲從索金貝出一盒授之曰吾所寶者此而已發視生巾襴衫也兵怒拳石曰求速死者為此所見殺陳一湛字劍叔丙戌當歲薦不應值兵至衣冠自縊

盛名世者不知何許人或曰高皇帝孫戊子正月俘自饒信間高冠濶袖容貌甚都會訊不屈而死

林化熙　林應星

林説　紀文時

趙卯　劉國祚等

林化熙字皞如福清人隆武拔國子監博士福州陷避之海口鎮海口破見獲帥欲降之曰吾聞海上周鶴芝齊人留髮沒乃為所脅耶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脅於人耶若可脅而留今日亦從脅而剃乎帥怒使戮於市過行朝門趨入不去乃謂行刑者曰吾明之逋臣也當死於是口占曰吾頭戴吾髮吾髮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書者誤欽為矜化熙命改之乃就刑其同宗林應星字永瞻林説字傳公兩人皆舉於鄉應星為漳平教諭制下自縊説

逃於山中七日不食而死自誌其墓

同安諸生紀文疇字南書隆武徵為待詔閩亡以下奉制被殺其子許國字石清壬午舉人時方籍其家有勸其祝髮者曰家可無籍許國曰吾不以千金之產而易一髮也

閩縣人趙卯者市人也丙戌九月

大兵入閩士民皆從制卯見之撫掌大笑人曰子能保汝髮耶保而髮且喪而頸二者孰重卯曰吾自有術焉保我髮且保吾頸汝不知也乃市酒肉侍其父母歡飲三子在側酒酣歎曰髮膚受之父母今將去之敢忘養育恩耶拜其父母亦令三子拜已乃曰明日除之未晚已見父母寢謂其子曰子我筆硯爾先寢中夜俟家人咸寢大書於壁曰男子趙卯不

肯薙髮死投筆自縊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

劉國祚永春參將城破匿民間當事懸調通衢國祚往碎之見殺其餘以違制先後被殺者不可勝紀或有姓名可稽而行事已軼者今不書北直隸則順天趙良玉徐清遵化張棟隆沙河段煥然保定黨國賓趙高明真定趙治國宣府張守奐等山東則張從仁韓清辛見國林太僕丁煒然諸生田逢收濟閻王進蒲臺彭進常登萊劉恆王景明等山西則趙體富劉見龍喬一洪李鳳翀于奮飛諸生孔如美崇光國王登進御官賀孟飛朔州岳成材柳玉首郭鳳林郭見等陝西則單允昌王耀祖甘肅諸生呂可興等河南則諸生高廷寶江南則金陵陳士達鳳陽劉倫劉鎮劉登仕壽州諸生謝一魯

揚州戴學一牛應時胡應科靖江瞿士元宜興諸生盧象同
字同人邵太宣太李有喬崑山陸幼安顧鐵近金壇木工湯
士鰲等浙江則會稽茹明煥湖廣則揚六美張贊士張仲器
揚學易江西則鄔賢科諸生田時稔此皆姓名可稽者也惜
乎其人之生平軼矣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南疆逸史卷四十七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十三

義士

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舁至東華門賊殮以栁棺覆以蓬厰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䟦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得意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及渴葬田貴妃墓而職其勞者僅一吏目趙一桂諸生孫繁祉等出家財供啟隧瘞土費不重可哀也歟為附諸人姓名於義士之末而思陵事亦有所考焉

## 趙一桂　孫繁祉附等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平昌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偽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即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職用夫二十名舉先帝梓宮夫十六名舉周后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偽禮部主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偽禮政府屬）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子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祭

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幣五色具左
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笥硃紅之
左旁石牀一牀上疊瓔瑜五彩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
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
殿田妃棺槨厝其上申時帝后梓宮至陵亭蘆棚陳牲牷菜
盛金銀紙幣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
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於石牀左然後奉安先
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
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品職手燃萬年
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如地平初六日
癸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

餘人每土起塚又築牆高五尺有奇云

本朝定鼎攝政王遣使巡視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設守陵户故主陵寢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矣余讀李清南渡錄載陳洪範北使歸奏思陵事其言不詳又云內官黃高監視啟本土州以官戶部主事孟某及知州某襄事野史又載襄城伯李國禎獨往送大行葬禮今一挂所列狀中皆無之則其言妄也襄城果送葬則何待繫祉等斂財知州果襄事史目何以申狀具報哉竊計一時斂手諸人皆義士不敢略謹條繫之如左孫繁祉州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

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

逸史曰當其時明之遺臣滿朝也而趙一桂昏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樸等草莽布衣相率斂財營葬奠醊號哭令諸臣聞之不當咋舌愧死入地哉嗚呼驪山之役侈費極千古乃工未畢而項羽發之牧羊兒燔之思陵雖未及備天子禮而遺民考妣之戴勝於羽衛焉則仁異暴之分遼絕矣

嗚呼懷宗之太子二王莽逝不明於是南北皆有偽太子事其至南都者發自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夢箕杭州人有僕穆虎自北來遇一稚子於逆旅視其衷服龍文也大驚詰之則曰我先帝太子也虎因挾與俱至郊望孝陵伏地而哭見夢箕語及帝后則長號夢箕信之館之家已乃送之浙東而外

人頗有知者夢其不能隱奏於朝上命內侍馮進朝迓之及之紹興三月甲申朔至京駐興善寺而百官往謁都人士喜躍謂上未有子且以為嗣上遣太監李永芳盧九德審視還報夜五鼓移入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翌日上御武英殿命九卿以下咸往視少詹事方拱乾中允劉宗正李景濂前東宮講官也太子見拱乾呼曰方先生無恙乎餘則不識問以講讀何所則以端敬殿為文華門習何事則以孝經為詩經所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在旁憶之乎不對通政使揚維垣揚言曰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曾侍東宮家破南奔得無是乎於是衆譁然曰王之明也然

未堅決大學士王鐸直前叱曰偽送中城獄并執訊夢箕是
時又有童氏者自稱上故妃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衛
送至京上大怒下錦衣獄民間譁言馬士英王鐸將殺太子
以媚上黃得功疏言先帝子即皇上子乞保留以謝天下上
不得已命養之獄中勿加刑劉良佐疏言太子童氏二事謂
上為羣臣所欺將使天理滅絕上報曰朕於先帝無纖芥之
嫌因宗社無寄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恐
加毒痛於其血胤至於舉朝文武皆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
昧本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
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祏宮闈風化
所關豈容妖婦闌入國有大綱朕不得私卿毋妄聽妖訛猥

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讖詞宣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愈甚左藩因之稱兵而國以亡上之如太平也京城百姓破獄出太子奉之入朝毆王鐸於途拔其鬚且盡三日豫王入城指太子語百官曰此真太子也汝等何故欲殺之及宏光至命坐於太子下九月偕北明年五月同遇害或曰此

本朝謀也以之搖動人心而南中自不悟耳北太子事惟錢主事以為真卒被禍然既死而昭報如響豈果真耶夫成方遂王郎之事古也有之其真其偽莫敢辨晰獨鳳覽忠義奮發可諒天地銜冤以死宜其能為厲也彼奸回不道者其亦覩之而神驚骨戰也夫次其事如左

錢鳳覽

錢鳳覽字子瑞山陰人大學士象坤孫也美姿貌年少有奇
志以門蔭授中書舍人值東宮講讀歷刑部主事
本朝仍故官懷宗之殉社稷也命太子走后父周奎所奎降
入賊軍中賊敗或言太子二王以出有見之蘆溝橋者青袍
乘馬道旁人爭投以果餌其後不知所往甲申冬十月復出
詣奎先是懷宗手刃長公主公主以手承劍傷臂僕地內侍
負至奎家養之及是見太子相持而哭奎懼禍逐太子出侍
從門外邏者縛送朝堂攝政王集廷臣辨之皆言其詐鳳覽
慨然曰先帝太子吾嘗識之此是也可以畏死而不言乎此
且死而存故主之孫我不恨即上疏力明其是越日會審於
刑部召周奎識視太子一見呼奎因述奎家事甚悉奎佯不

識曰偽也鳳覽怒高聲叱之唾其面王復召大學士謝陞視之曰太子戲齒今無之且身大聲宏非真也鳳覽憤甚戟手詈陞昨長安人觀者數萬人有十八人者是鳳覽言見鳳覽詈陞亦大噪王乃怒曰爾何從識太子但不忘故主心可原耳今廷辱大臣敬爾故主獨不當敬故主之臣乎陞故宰相也奈何辱之立絞殺鳳覽及十八人者於市鳳覽臨刑語家人曰歸語主母多焚紙筆我將上訴於帝及殮面如生有微笑容數日陞晨入朝見鳳覽於朝門拱手呼曰錢先生也已仆地七竅流血扶至寓即死太子亦斃於獄南都聞之贈太僕寺少卿謚忠毅夫人王氏扶柩南還家奴以其少出譭語將竊資以逃至山東羣奴忽手足如攣呼號顛越一點奴自

搏流血滿地大言曰奴欺我死事主母無禮某日出某語某日作某狀我具見之今日先殺此奴以儆衆羣奴大驚叩頭乞哀逆旅見者皆長跪為請久之乃曰姑貰其死送吾歸再究耳呼夫人曰言我得請於帝命磔周奎矣汝有身本女也帝憐我忠易為男宜名曰遺忠其後周奎家居一日忽驚呼曰錢爺至起叩頭呼服罪愿貸死俄而身肉寸寸裂飛血如磔者肉墮落哀號數日竟死王夫人果生男宗人或刺其背謀殺孤誘之泅水將滅頂有丈夫掖以登岸撫之曰吾汝父也勿怖將擲宗人於河驚竄匿病幾死孤自是得全夫人新建伯守仁五世孫父業浩兵部尚書也通經史善屬文能教其子世其家學云長公主於順治八年

世祖命訪故駙馬山東周某具禮下降賜贈半公主賜第於
京城之彰義門用舊奄守門踰年公主薨駙馬流落塞外而
部府亦毀矣
逸史曰凡士之仕
本朝者例不載鳳覽書忠故太子是以具其末也順治十六年
又有金華人張搢自稱皇四子朱慈英至河南柘城見獲送
京師伏法汪琬編修載其事
附紀三營卒　僧丹竹
趙廷瑞　熊國本
鄧貴　宜黄樗人
曹來盛

南都之亡也提督曹存性有標下卒死之乙酉五月
大軍至南京屯洪武門外存性將往乞降卒為前馬顧問曰
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卒曰公降吾不降也存性曰汝
儕小人何知弗復言卒大呼曰吾真不降也拊膺大慟投中
河橋死或曰南京失守
大軍索降者職名甚厲安遠侯柳昌祚倉皇懼不及一隸卒
哭止之曰侯世受國恩此行且緩愿自愛昌祚叱之者三卒
牽衣止之昌祚怒手批其頰至中河橋卒曰侯不聽吾吾死
矣仰天拊踴投河死而先是
大軍至河南河南副總兵丁啟光單騎迎降有家丁控馬不
使前曰將軍兄弟受國家重寄不能殺敵反迎之何以為顏

弗聽家丁遂投河死

逸史曰春秋時士多仕於卿大夫家亦有與之同理者秦漢而下竟稱奴僕矣故士恥失身焉惟邊將多起麾下壯丁因功得官此中宜有賢者之三人者其皆烈士足以愧其主矣

雲林僧丹竹者潘姓名鳴鳳安仁人少好技擊以武藝為邑教師羅川王之起兵也招勇士健者得三十六人以為將丹竹與焉王及走從楊司馬一日謀知王得仁出軍樂安撫州城虛司馬輕兵襲之丹竹與往得仁甫出西門猝與遇丹竹以步逐馬戟中得仁面疾驅得免以是甚畏其名其後金聲桓過安仁聞丹竹病以為可縛遺九騎往丹竹知之力疾起招壯士十餘人前行金騎方飲肆中丹竹獨身往佐飲甚歡

騎士顧問丹竹所在猝從坐起曰欲得之乎我是也騎士倉皇走丹竹手刃二十人餘七人上馬奔遇壯士於隘獲三騎前逐之又獲三騎餘一騎逸報聲桓共相驚歎及金兵破黃閣部於廣信載所獲沿江下丹竹偵知之率所部邀於路置椿水中舟行碍步卒挾長鎗火箭逐之金兵棄舟走陸悉得函還以分壯士漁私馬士皆悅從部萬人選而隸之營不中選令歸農故其兵獨精健其後

大兵自信入閩丹竹從三五壯士擊其散騎忽大隊至力戰不支馬蹶被獲大罵而從

趙廷瑞贛縣人為縣從事性孝友善醫丙戌贛圍急朝夕佐吏調發士馬散軍餉督鄉勇戰守與其友王玄陞括招弗懈

嘗從容語人曰吾雖刀筆吏然事上官久沾朝廷升斗稍起家已萬金若城陷當以死報及城破投後園池王玄陞亦父子巷戰死

熊國本福建人以織工寓贛贛義士之城守也插血盟熊與焉已列名載書而同盟恥與之伍削其名然墨痕未盡湮也國本聞之憤曰大丈夫當自立圖必因人成事盡出所積募士卒治兵器械獨成一旅贛陷諸士鳥獸散大帥按師書名捕國本獨在執見令令故明孝廉也謂曰若織人耳何舉義為國本抗聲曰我織人不應為義汝舉人顧應為不義耶令恚甚殺之

鄧貴臨川石匠也戊子春揭司馬兵起貴棄其業從焉署都

司時以空名號召應募者往往署參游最下乃都守而貴顧
自安諸弁多作氣勢凌暴里中遇敵則望風竄棄所事勿顧
而貴每師行草履負擔左右不少離諸前行者肉食美饌貴
以從司馬役僅飽蔬糲而意固泊如自謂行在出援江西崎
嶇跋涉大小十數戰亦數十戹諸士或降或亡而貴顧與志
願弱不任戰無功可錄貴亦弗之言司馬嘉其勞陞署參將
及辛卯司馬見獲諸從者多逃貴獨隨行不去司馬顧謂曰
我死分也汝何為者貴泣曰公生為忠義死必為神千秋萬
世下願得貌像公側耳竟從死建寧市

宜黃榜人者姓名未嘗詳益王之敗也同事司理史繼鰲周
損俱受縛屬榜人載之下榜人心傷二公陰逸之比解卒覺

則無及矣亦逸去榜人乃反棹舟順流下過半里許大呼救命邏者獲而詰之榜人曰賊殺卒而縛我又欲殺我我呼而逸吾幾死矣邏者執見帥展轉拷訊終不言遂見殺

曹來盛曹觀光之僕也觀光以起兵其子曹岱曹脩見收來盛時年十數齡哀其主僅二子不忍見其駢首戮重賄捕者愿以己代捕者義而許之遂與岱相認為兄弟繫贛獄數月人無知者戊子三月金王兵攻贛高帥盡殺義士之留獄者來盛與其主岱並死東市

南疆逸史卷四十七